

尊敬的諸位老師，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彌陀佛！請翻開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卷上》第五十三頁，我們從倒數第三行看起，從這個大字：

【於是訓於人曰。】

從這一句看起。我們上一節課跟大家學習到這一句，這一句是文昌帝君對我們人的教訓。『人』就是指我們人道，在我們佛法講六道中的人道。在我們現在這個世間，在我們這個地球上，一般人講人類，佛法裡面講的人道就不止我們地球的人類，因為前面我們也學習過四大部洲，都是人。這個就不是現在科學家他們知道的。科學家現在有些接觸，發現、知道有外星人，在新聞報導裡面我們也看到常常有這一類的報導，有外星人到地球來，有這些資料。現在我們地球的人類也到外星去，也登陸了月球，但是只是月球，其他的星球目前的科技還沒有辦法去登陸，大概只能把那個太空船送到那個地方或者附近。所以我們現在講到的人，大概侷限於地球上的人類，以及現在發現少數太空人這些資料，科學目前知道的情況只有這些。

我們如果沒有讀佛經，實在講，我們眼界很小很小，被侷限在現前科學的這個小範圍裡面。所以我們學習了佛法，才知道我們淨老和尚常講的，以後大家慢慢會了解，過去方東美教授講，佛學是哲學的最高峰。現在我們淨老和尚講，將來大家就會知道，佛學佛法是最高的科技，沒有辦法超過它的。你看佛經講的這些，現在科學家都可能作夢都還沒夢到，自己的這種知識、見聞很有限，往往他就去否定了，認為是神話，認為是小說，這一類的做學問態度都

是不正確的。我們還不能理解之前，我們先持保留態度，因為我們還不明瞭，無法去肯定，但是也不要否定，這個才是做學問的一個正確的態度。如果你否定，那可能到後來，自己就發現自己態度是錯了。過去有很多這種講法，說佛法是迷信，講的是天方夜譚，隨著科技的發展，佛法愈來愈不是迷信。

我們看到《無量壽經》裡面，你看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你動個念頭你要什麼，那個東西就現前了。所以過去在台灣大學有個大陸去的老教授，他讀了佛經，他給我們老和尚講，我們老和尚去聽過他演講，他說全世界最會吹、最會蓋的就是佛教。那個老教授讀《金剛經》，他說《金剛經》就像兩桶水，倒過來、倒過去。你看，在台灣大學是第一所大學，就像北京北大一樣，在裡面的教授對佛法那麼外行。如果像他講的這像兩桶水，你再去看看江味農老居士的《金剛經講義》，是不是兩桶水？所以我們沒有學習佛法，真的我們那個眼界就像井底青蛙一樣，在那個井裡面的青蛙，看上面的天空就那麼一點點，不知道天空有多大，因為牠看到的就那麼一點，牠沒有出來看，牠跳出來看就不一樣了。我們現在要跳出來看，就要讀佛經，我們沒看到，佛看到了，佛告訴我們事實真相。

所以在我們一般講，讀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一般自古以來，能夠就這個字義上的解釋就不錯了，很難得周安士居士用三教經典，特別用佛法來來註解這個經。那真的是印光大師講，印光大師勸念佛的居士，要把這本書列為傳家之寶，要教你下代的子孫。所以諸位老師，大家在這裡學習傳統文化，你再學習佛法，對我們學習傳統文化你才會深入。這李炳南老居士講的，學了中國傳統文化，學佛才有基礎；學了佛法，才能真正認識中國傳統文化，不然你知道的是很有限的。像過去讀儒家書的人，他就是限制在自己眼前的一些看法，這樣就否定佛法講的，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，這句話真

的也是有它的道理。

我們看下面這個：

發明【於是二字。若承未嘗虐民句來。則訓有止惡之意。】

這六個字。『於是』，這兩個字，『若承』，「若」是假若，假若這兩個字它是承接，就是接上面的第一句，「吾一十七世，為士大夫身，未嘗虐民酷吏」，如果這句是承接那句來的，『則訓有止惡之意』，這個「訓」就是訓誡，教人有止惡的意思在。如果是接這句，就是有止惡的意思。

發明【為下諸惡莫作張本。】

是做為下面文昌帝君要講的、要教人諸惡莫作的一個張本。張就是開張，下面有講到諸惡莫作，這句就是一個開張的本義，它的本義。

發明【若承救人之難六句來。則訓有勸善之意。】

如果從上面，從「救人之難，濟人之急，憫人之孤，容人之過，廣行陰鷲，上格蒼穹」，如果從救人之難這句接起來，就是「於是訓於人」，於是這兩個字如果是接救人之難這六句來，『則訓有勸善之意』。因為這六句講作善的，做善事的，「訓有勸善之意」。

發明【為下眾善奉行張本。】

就是做為下面眾善奉行的張本，下面教我們做種種的好事，幫我們列出來這些好事的項目，善事的項目，如果接這個六句，於是這兩個字就是做為眾善奉行的張本。這兩個意思都有。

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，我們就可以慢慢的理解到，我們淨老和尚為什麼勸大家要讀文言文。文言文它的功能就是，它的意思都是活的，很活潑的。你看「於是」兩個字，你接哪一句它就是什麼意思，接另外一句又是什麼意思，那兩個字還是一樣的。我們現在也

看到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，現在有人把它用白話翻出來，你再去念念白話，那個白話一念下來就是那個意思，沒有第二種解釋。所以文言文跟正體字它是充滿了智慧的，真的像我們老和尚講，不是開悟的人他造不出那個字。倉頡造字，他也不是普通人，可能是菩薩化身來的。所以我們淨老和尚現在勸人要學漢文（就是文言文）、學文字學這兩方面，現在在英國漢學院主要是教這個。所以前年開幕漢學院老和尚簽約，九月二十八號孔子誕辰。在台灣教師節是孔子誕辰那天，因為孔子是老師的代表，所以以那天做為教師節。大陸好像是九月十號，所以我們大陸的同學教師節可以過兩個，可以過兩個教師節。九二八就是紀念孔子的，所以我們老和尚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號，就在威爾士大學蘭彼得校區，跟休斯校長簽了合作辦漢學院這些合約。那天我去之前做兩個匾去送給學校，一個匾寫「漢學救世」，另外一個匾寫「漢字傳世」，我就送了兩個匾，在上海做的。

所以大家讀文言文，如果讀讀讀，你讀出味道來了，你再看白話文，看了真的是枯燥無味的，看了沒什麼意思的。現在翻白話文只能說翻譯外國文，那很簡單的，翻出來那個意思，你看能翻到百分之二十就不錯了。所以還是要鼓勵全球人類學中國的正體字、文言文，鼓勵。我遇到外國學生到台灣去學中文，我都很鼓勵他們。他們洋學生學中文，第一個一定是先去中國大陸，他不知道有台灣，台灣很小，看不到。所以我在台北，一個美國的年輕人、一個德國的年輕人，都到台灣來念中文。我說你們中文是第一次來台灣學嗎？他們說不是，我們先去中國大陸。他們就到浙江去，到浙江的大學去學。我說怎麼學又跑到台灣來學，不在大陸學就好了？因為他後來發現大陸都是簡體字，不是正統的中國文字。大陸改簡體字真的虧吃大了，改簡體字、改白話文真的虧吃大了。所以我們要發

心，要恢復老祖宗的傳統文化，就要先學文字學、先學文言文，才有能力讀《四庫全書》，那個智慧寶藏都在《四庫全書》裡面，佛經就在《大藏經》裡面。所以大家來學，這個是第一個要學的，要發心學。

所以我現在在大陸印經，我請東北的同修幫我印，我都印豎版的。譬如說印《太上感應篇》，我在江西一個道教的廟，在廬山有道教的廟，得到一本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口袋型的。這個口袋型的《感應篇》是豎版的，而且是正體字的，在大陸看到有廟印這個很難得，我就請了一本。請了一本，我就請東北的江居士幫我去找印刷廠排版。怎麼排？把那個簡體字註在旁邊，註小一點，好像注音一樣，有注音、有簡體字，那個正體字就是當中字比較大，你看不懂正體字的，你旁邊看那簡體字就認識了，我現在印經我是用這樣的印法。這個適合在大陸流通，一方面兩個並存，因為大家都用簡體字用習慣了。因為人要學懶惰比較容易，我在大陸也寫簡體字，這個比較快、比較簡單，後來不行不行，這樣會學懶惰，後來我就趕快再改回來。不然我知道寫簡體字比較快、也比較簡單，特別適合我這種懶惰的，但是這個還是要要求自己的。

所以我們從讀這些當中，我們就觸類旁通，你就會聯想到跟傳統文化這些相關的事情。你看如果我們一般念，你把它弄成白話文這樣講，那還有什麼解釋？沒有了。「於是」，文昌帝君就給大家講，什麼什麼，就這樣，還有什麼其他解釋？沒有了，那個意思就非常表層、非常有限，它沒有深度。我們讀了周安士居士的註解，再一講，我們才發現原來文言它的功能這麼廣泛，它讓你銜接到這個意思、這個意思，上面講這兩個意思那是可以說圓滿的，可以說是很圓滿的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發明【帝君所以諄諄垂訓者。夫固以吾輩為人也。而果無愧於

人乎。】

這個諄諄教誨，『垂訓』就是對人來教導，這個訓，有訓誨、訓導；這個「垂」就像那個樹，樹葉從上垂下來，庇蔭下面的。他教導我們，就是在保佑我們，因為現在很多人還是會去拜文昌帝君的，但是他對文昌帝君根本就不認識，只知道那個神像坐在那裡，寫個文昌帝君，大家都去拜。在上海城隍廟也有文昌帝君、一個關聖帝君，我都帶同修去拜城隍廟，那些同修說，師父，你來我們上海，我們才知道上海有個城隍廟，我們以前都不知道。你看現在失去這種傳統教育已經一百多年了，現在對自己祖先流傳這麼好這種教育的藝術這麼陌生。所以諄諄它有懇切的意思，就是很懇切的，就像我們淨老和尚一樣，講了又講、講了又講，不厭其煩，一再的重複，苦口婆心一直勸，勸導，這個垂訓就是勸導的意思。『帝君所以』，「所以」就是為什麼他諄諄垂訓。

『夫固以吾輩為人也』，「夫」就是文言開頭的一個話語，但這個沒有意思的，就是一個開頭的詞語。「固」，固然「以吾輩為人也」。這就是說我們固然現在都稱為人，吾輩就是我們，現在大家都稱我們是地球上的人類。『而果無愧於人乎』，這個「愧」，就是佛法講慚愧的愧，愧就是對不起的意思，無愧就是沒有對不起。我們現在生為人，人類，那我們的所作所為有沒有做對不起人的事情？無愧就是說，我們所作所為都沒有對不起我們人的這個名號，我們稱為人。這個果也是一個問詞，果然我們大家都沒有做對不起我們人的事情嗎？從這個地方我們就知道，做人還有做人的一個標準，不是說我們都是人，那這個情況都是人沒有錯，但是人有他的條件的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發明【孟子曰。無惻隱之心。非人也。】

這個是孟子講做人的標準。說如果沒有惻隱之心，『惻隱之心

』就是你有憐憫心、有同情心、有愛心，外國人都講愛，中國人也講仁愛。現在我們淨老和尚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講「神愛世人」，那個愛就是惻隱之心，仁愛之心，神愛世人。《弟子規》講「凡是人，皆須愛」，那個愛就是惻隱之心。別人有苦難、有痛苦，我們有沒有同情心、有沒有同理心，看到他受苦受難就如同自己受苦受難。實在講，惻隱之心人皆有之，每個人都有，《三字經》講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。怎麼沒有？大家都有。大家都有，現在為什麼不見了？這個是後天習性，學錯了，學壞了，把原來惻隱之心障礙、蒙蔽了，變成沒有惻隱之心。現在這個社會上普遍都是這樣，他不懂得去愛人。為什麼不懂得愛人？他不懂得愛自己，他自己都不愛，怎麼會愛人？所以懂得愛自己，他自然會懂得去愛別人。不懂得愛別人，就是他也知道愛自己，以為自己是愛自己，結果是在害自己，現在人幹的就是這些事情，都顛倒了。孟子下面這句又講了：

發明【無羞惡辭讓之心。非人也。】

這個羞就是羞恥，我們現在人也沒有了。羞於作惡，就是造惡業會感到羞恥，對不起人，對不起自己，也對不起別人。『辭讓』，這個讓是天下和平的基礎，爭是天下不和平的原因，所以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它的核心就是講禮讓。這個地方講辭，辭就是辭去。我們凡事就讓一步，讓一步海闊天空；如果爭，路就很狹窄了。過去常常有用兩隻羊過橋做比喻，過個獨木橋，互不相讓，結果兩隻羊都掉下去了。如果一隻先退下，讓一隻先過牠再過，那兩個統統可以過。現在整個世界都提倡爭，提倡競爭，各行各業都要爭，都不講求辭讓。競爭嚴重就升級為鬥爭，鬥爭升級就為戰爭，這我們淨老和尚常講的。人如果沒有羞於造惡、辭讓之心，『非人也』，不是人了。現在我們不要去看別人，先看自己，看一看，我們自己現

在不是人？實在講，我們應該想一想，先不要去講這個不是人、那個不是人，先回頭看自己是不是人再說。結果先回頭看自己，自己就不是人。因為現代人沒有接受這種傳統文化的教育，當然他不懂，所以自己不是人自己也不知道，讀了才知道原來自己不是人。所以這裡講「非人也」，不是人。

發明【以是言人。人亦難矣。】

周安士居士跟我們講，以這個標準來講人，那做一個人也很難，不容易。你看孟子講的這個，我們有幾個人能做到？做到才是人，做不到就不是人。在佛法講的標準，五戒十善是人的標準，儒家講五常，那人的標準。所以『人亦難矣』。所以講到這個標準，要合乎這個人的條件也很難，特別現在這個時代更難了。所以在清朝康熙年間那個時候的民風，比我們現在純樸太多太多了，那個時候都說難，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是難中之難、無過此難，做一個人真是很難的。

發明【萬物皆備。人何其尊。】

有句俗話講，人是萬物之靈，在所有的動物，人是最高的，人是最尊貴的，在一切動物當中人是最尊貴的。所以『人何其尊』？人他是多麼的尊貴？你看在動物這些萬物當中，他是萬物之靈，他是最尊貴的。「人何其尊」，人都可以做到很尊貴的，

發明【可帝可王。人何其貴。】

我們人可以做到很尊貴，人可以做皇帝、做國王，現在講做總統、做主席的，在人間，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，可以在人間達到很尊貴的地位，可尊可貴，是講人可以達到最尊貴的。下面講：

發明【來無分文。去又空手。人何其貧。】

講到人，我們到這個地方，從媽媽的肚子出來，我們有帶一分錢來嗎？沒有，連一件褲子都沒有。有沒有帶一件褲子、一雙襪子



？沒有，啥都沒有。來無分文，娘胎出來你有帶什麼錢來？沒有。『去又空手』，死了以後又兩手空空，兩腳一蹬，也什麼都沒有了。所以『人何其貧』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。想到這裡，你當皇帝，來也是空空，你當皇帝來還是身無分文，你死了以後，你所有的江山你哪一樣帶得走？不是也是空空的嗎？「人何其貧」。人，你說貧，那是最貧了，什麼都沒有了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發明【美味入喉。俄成糞穢。人何其賤。】

我們吃的這個，現代美食主義，吃好吃的，那些吃下去入了喉嚨，經過我們五臟六腑，再從大小便排出來，你去看看廁所，『俄成糞穢，人何其賤』。上面講個貧，下面講個賤。你說你排出來的東西，你聞都不敢聞，但是那個東西是從我們身體排出來的。所以佛要我們佛弟子修不淨觀，四念處第一觀就要修觀身不淨，觀我們這個身是不淨的；觀受是苦，我們所有的享受都是苦；觀心無常，我們心變來變去的，虛情假意，今天好了，明天惱了，觀心無常；觀法無我，一切法我們不能主宰，不老他偏偏要老，不病他偏偏要病，一切法我們無法主宰。四念處常常觀，你就會放下，觀的功夫得力你就會放下，這個觀就是看破，真正看破，那你自然放下了。周安士居士雖然啟示這個做人的道理做善事，你看他發揮這個佛經的義理，給我們導入佛法的精微之義，讓你從很表面的一個人，讓你去深入了解什麼是人。這篇讀完，你才知道什麼叫人，你才認識什麼是人。「人何其賤」。

發明【一一皆從胎中住過。人何其卑。】

我們都在母親的胞胎裡住過，你說你在媽媽的肚子裡面時，你的尊貴在哪裡？很卑下的，在身上腑臟當中，在子宮裡面不見天日。佛經形容我們住在母親的胞胎叫胎獄，像牢獄一樣，你不見天日。你來投胎，神識進入母親的肚子裡面，你看不到外面的天日。母

親喝個冷水他像寒冰地獄，喝個熱水像八熱地獄，呼吸靠那個臍帶跟著母親呼吸，你說人何其卑？你說尊貴在哪裡？你在你媽媽的胞胎裡面你尊貴在哪裡？是最卑微的。

發明【啖盡水陸群生。人何其酷。】

人一出生，什麼都吃。你看啖就是一個口字旁，兩個火，吃得很火熱的，好像我們吃火鍋一樣，吃得很火熱。那個火鍋，我常常去火鍋店吃，我們台北道場旁邊有個火鍋店，它有素食、有葷的，我去就是點素的，它同時它也賣葷的，都是魚、肉這類的。所以這個，你看啖盡水陸，有水族類的、有陸地走的，實在講也包括空中飛的，吃一些鳥，那個鳥就是空中飛的，實在講是包括水陸空。所以過去有人講，說我們中國人最會吃的，水陸空什麼都吃，只要能吃的都吃。天上不吃的只有飛機，飛機不吃，但是鳥抓得到，都可以吃的，路上走的不吃汽車，水裡游的不吃輪船，這些不能吃，其他統統可以吃。這說我們中國人那個吃，殺生的業，的確是比外國人多很多。在二十幾年前，新加坡有個姓白的居士，他在大陸福建泉州投資一個商業大樓，一直請我去給他看看。那次從新加坡他請我去，坐飛機，在飛機上他就給我講，吐苦水：悟道法師，我們做生意的人很無奈，我們現在學佛了，也知道不能殺生、不能吃肉，但是我們去做生意，都會跟地方這些相關人士應酬。他說我們常常去餐廳吃飯，他說我給你講，那個餐廳什麼都有，就像動物園一樣，你要飛的、水裡游的、陸地爬的，那些統統有。你看周安士居士講，『啖盡水陸群生，人何其酷』，人是多麼的殘酷。我們再看下面這句：

發明【外面飾以綾羅。中間滿腹矢溺。人何其偽。】

偽就是假裝的，偽裝。這個含義也很深，我們要好好去體會。我們外面穿得很漂亮，是偽裝。以前我們在當兵的時候要偽裝，那

個臉要擦得黑黑的，頭上還要插幾根草，躲在草叢裡面，偽裝。實在上，我們平常生活上都是偽裝，在表面，你看外面，飾就是裝飾，穿綾羅綢緞這麼好的絲織品衣服，名貴的衣服，像現在講的穿名牌，鞋子也要穿名牌。所以以後我遇到這些同修穿名牌，我就跟他講這句經，穿名牌，『人何其偽』，那麼虛偽，肚子裡面都是屎、都是尿，外面什麼名牌。所以佛勸我們修觀身不淨，這個觀身不淨，如果你真的觀成功會證阿羅漢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發明【各各私一妻室。被其驅遣而甘心。人何其奴。】

每個人都有他的妻室，有這個妻就有那個室，夫妻住在一個房間叫室，每個人，各各人是一個妻子，住在一個房間。『被其驅遣而甘心，人何其奴』，被妻子兒女驅遣，做妻子兒女的奴隸。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張圖，有沒有看過？有沒有看過以前我們老和尚在台南看到的，他後來印很多。那個先生在前面拉車，他妻子坐在車上拿個鞭，後面載幾個小孩，後面還跟著雞鴨狗，那張圖有沒有看過？沒看過，沒看過可以查一查，資料都有。拿一幅圖來，你再看這一句，你去想。你看，我們說成家立業，你是不是要為這個家來付出、來做，天天要上班工作，養家活口，那不是好像奴隸一樣嗎？所以人何其奴。那一張應該可以找得到，我覺得學院應該也有！沒有看過的同學可以去看看，你再來想這一句，你的感受會比較深刻一點。其實講這個課，如果我們，事先查用電腦資料把它講出來，當面再解釋解釋會更清楚的。但這需要時間，要有人手來做這個工作。再看下面：

發明【漫指藏身之處以為家。人何其小。】

漫就是普遍的，大家都認為藏身之處為家，我們住的就是我們的家。那我們家有多大？實在很小。你看，不要說跟整個太空，就跟我們這個環境，我們非常渺小，就這個家。特別現在這個家，大

家有感覺嗎？大家看現在的樓房，那跟鳥籠是一樣的。大家有看過鳥籠嗎？現在蓋的樓房不是都像鳥籠？我們住進去就被關進鳥籠。所以你住在鳥籠，那個日子會很好嗎？實在講，現在人雖然科技發達，但是福報不如古人。你住在鳥籠，你就是沒有生活空間。以前我們小時候住那個四合院、三合院，這一家跟其他親戚都可以跑來跑去的，可以玩耍的，人跟人之間都是感情交流。實在講，要住大家不要住城市，建議，因為大陸還是那麼大，何必去跟人家擠！你像我們雙溪，你去看看，雖然什麼都沒有，但是很自在，空氣好，也有活動空間。大陸很多地方，你像很多人不願意去的地方，雲南貴州那些，我去看貴州那個農村，真好。讀書人，以前讀書人都搭個茅蓬在那邊念念書，耕讀。諸葛亮他還沒有出來，不就是耕讀嗎？讀書、耕種，自己種菜，這樣知足常樂，過的生活像神仙一樣。現在只要你知足，就可以選擇這樣的環境來住，最重要，讀書、教學，你這輩子會比別人過得更快樂。我沒有騙你！要懂得怎麼過日子，人本來就這麼苦了，再不會過日子，那就苦中加苦，苦不堪言。所以古聖先賢，我們老祖宗也是愛護子孫，希望子孫日子過好一點，但現在都把老祖宗的全部丟掉了，全部去學外國人。

現在這方面應該是外國人向中國人學，但是現在他去中國也學不到。像我剛才講，一個德國年輕人，那個德國年輕人講國語講得滿標準的；美國那個年輕人就還沒有他那麼標準，不過也學。那個德國年輕人都跑到我們道場來聽經，所以我就很鼓勵他們來學。我說上漢學院，他說漢學院有洋人嗎？我說沒有，都是華人。我說希望你們兩個洋人來參加。但是他們現在在讀那個還沒有讀完，一個讀師大中文語言，就像我們來外國要去修語言；那個德國的讀政大，他是學得比較久，不過先到大陸學，再到台灣來。這次在聯合國也認識一個法國道教協會的會長，那個女眾是法國人。我看她穿著

道袍，帶著道帽，我一直看，這是洋人，她穿著道袍畫兩個太極。後來我們學院有請她來祭祖，參加做陪祭，後來吃飯的時候我就問她，她會講一點中文，講得也還不錯，我說妳這個道是去哪裡學的？她說到大陸陝西。說學了十幾年了，她現在是自稱道長，全真派的。我問她，妳有沒有去過台灣？我說我現在我也有一個道教的廟。我們儒釋道，她那個也是全真派，是儒釋道的。因為道教它有分很多派，全真派、正乙派、太乙派這些的。她給我講十二月會到台灣高雄，有個道德院，道教的廟請她去，說十五、十六會到台北。我說如果到台北再跟我聯絡，我再請妳去參觀我那個廟。所以這些，大家現在要去，第一個當然，外國人要學中國的東西他不會先來台灣的，大家當然會看那個比較大的，先去那個大的。但是他們不知道現在中國傳統的一些東西都保留在台灣，去了大陸之後才知道。我們再看下面。所以，『漫指藏身之處以為家，人何其小』，我們就以一個小範圍為自己的家，人是那麼的渺小，就那麼一點點的範圍。

發明【日裡皇皇仁義。夜來無醜不作。人何其羞。】

『夜來無醜不作』，這就講日夜心裡就不一樣。日裡就是白天在大眾面前『皇皇仁義』，「皇皇」是形容口裡講的都是道德仁義。過去讀書人都是讀聖賢書，一開口就是道德仁義，但比我們現代強，雖然只是日裡皇皇仁義。我們現在日裡皇皇，連仁義也沒有了，他還有日裡皇皇仁義，我們現在日裡皇皇手機。所以那個時代人說修得不好，那個不好的比我們現代那個好的都要強很多。是不是？他還懂得道德仁義，我們連聽都沒聽說過。夜裡無醜不作，到深夜的時候，沒有人看到的時候就什麼事情也敢做了。『人何其羞』，這個就是說，「羞」就是羞恥。所以古聖先賢教我們修學，就是這個功夫，夜裡無醜不作。所以古聖先賢教我們慎獨，慎獨就是獨

自一個人的時候要謹慎。我們如果沒有謹慎，自己獨自一個人的時候沒有提高警覺，很謹慎來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、造作行為，那很容易我們就放縱了，就無所不為，很多不好的事情都做出來了。所以在弘一大師《格言別錄》他也提到慎獨，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」。這個功夫也不容易，我們講一講、念一念，實際上，要提起的時候還是真要下功夫。所以獨自一個人在房間都要很謹慎，慎獨是我們要用的功夫。所以這裡講人何其羞，這個也是講當時很多讀書人也是這樣。

發明【今日不保來朝。人何其脆。】

佛法講今天不保證還有明天，『今日不保來朝』，來朝就是明天。我們也常常聽到，今天看到某某人，還跟他在一起，明天他就死了，這個也常常聽到。人命無常，所以佛在《四十二章經》給我們講，人命在呼吸間。所以佛問弟子，人命，人的身命有多長？一個弟子就回答，人的身命可能一個晚上，今天晚上躺下去睡覺，可能明天起不來就死了。人的身命就這樣的，這麼短暫的。佛說你還不知道人的身命，還沒有真正了解。另外一個弟子就回答，說人的身命在一頓飯之間，吃一頓飯，還沒有吃完就死了。這個我們也常常聽說。大概六年前，西班牙淨宗學會陳會長，陳永森陳會長，以前他請我到西班牙去幫助他成立淨宗學會。在西班牙馬德里淨宗學會成立，開始我去幫忙的，第一個去。在澳洲淨宗學會，我是第一批的，打先鋒的，跟我們師父、韓館長，還有悟弘師、還有悟戒，還有一個蕭太太，五個人來，在布里斯本黃太太家裡幫助他成立這個澳洲淨宗學會。第二次我自己一個人來，一九九五年一月第一次來，第二次來，一九九五年三月，館長叫我來教他們法器，住了二十六天。原來我們師父說叫我來這裡開山闢地，開荒。後來館長不讓我來，因為我來了，她圖書館沒有人當家了。那時候我們那些師

弟師妹才剛出家，她不放心，所以就派其他的出家眾來。西班牙我也是幫助他成立一個淨宗學會，請我去講經。後來到巴塞隆納也成立一個，在巴塞隆納也做過法會。在六年前。這個陳會長人很好，他去歐洲讀書，讀歐洲歷史，所以講到他，我也滿懷念的。因為在一九九七，好像我一九九七年第一次去西班牙，我是從美國去的，從美國達拉斯，然後坐飛機坐到邁阿密，邁阿密又轉機到馬德里，第一次去是從美國去的。他讀歐洲的歷史，很會講歷史，聽他講故事非常有趣，非常有味道，講歐洲的歷史，他是讀歷史的。他就台灣去讀書，就在那邊開個大中華旅行社，在馬德里，在賣機票，後來也有接一些旅行團、開餐廳。大部分，他那個旅行社現在他的同修還接著做，大部分他那個旅行社都是做大陸的，大陸去的人，那邊浙江青田的人最多，青田的人。

講一點題外話。我去那邊講完經，實在講我到各地講經，人家都會招待我去旅遊，我覺得我也很自在的。今天講完經，師父，我招待你去玩一玩。我說好。我說怎麼玩？因為陳會長喜歡開車，他喜歡開車。我說你喜歡開車，你就開車載我去歐洲逛，我們還可以跨國。西班牙開到法國、開到義大利，還可以開到瑞士，可以一路開過去。他開車開得很快，他喜歡開快車。他開得很過癮，我坐得是有一點緊張。但是那邊路車少，路好開，他只要看到前面有一部開得很快的，他就跟上去，他說這樣我們很保險，因為被抓，那個第一個被抓，所以他說有人帶路，我們就跟。一路上不寂寞，他就一路上開車，一路給我講故事，那真的講到哪裡他就介紹哪裡的歷史、人文地理，這個故事講得你會覺得很有趣的。這樣旅遊，又給我們講這個歷史，好像我們上課一樣，到那邊又有吃、又有喝、又有玩。還帶我到一個摩洛哥的（一個小的國家，法國的一個屬地）一個賭場，他帶我去參觀賭場。結果我穿著出家人衣服，那個開賭

場的人說，宗教人士規定不能進來，宗教人士不可以進來賭錢。後來我就在外面看看。

但是在美國拉斯維加斯，一九九一年第一次去美國，跟明靜法師去，那個旅行社安排去拉斯維加斯，然後去參觀賭場。明靜法師就是教我們三時繫念那個蘇州的老法師，從大陸去的，去年往生了。他就，道師，我們來玩一玩。我說玩什麼？玩那個拉角子的，去玩那個賭錢的，我們投一個錢幣就可以拉一拉。我說好，師父你要玩，我就陪你玩。那一次玩了還贏了不少錢，錢都不敢用，說師父交代要印經，不敢用。所以拉斯維加斯它就沒有這個限制。後來拉斯維加斯那邊，洛杉磯淨宗學會陳會長，幫助他們成立一個淨宗學會，所以我也去做了兩次三時繫念。去那邊我就很納悶，你們在這邊怎麼念佛？他們那些同修都是在賭場上班的，我說你們功夫太高了，境界很高，一面賭錢，一面念阿彌陀佛。我說也好，有念比沒有念好，所以還是要去，不然那些人怎麼辦，為了生活。所以那邊做法會我也答應去，去做了兩次。在新加坡賭場，這兩年都是租賭場在做法會，新加坡不是開了個賭場嗎？傳來成居士要去度賭鬼，他說那邊很多賭鬼，要去超度賭鬼。我想一想也不無道理，的確有很多賭鬼。跟他們結結緣，因為佛法就是要眾生無邊誓願度，要普度眾生，我們有這個因緣也要去跟他結結緣。也不能說他是賭鬼，我們就不度他，四弘誓願，統統要度的，所以有緣就去幫助。這個賭場，布里斯本賭場我也去過，那個也可以去，只有法國那個不能去，但是那個我覺得是正確的。

話說回來，回到我們這一句，「今日不保來朝」。陳永森陳會長，在六年前吃中飯，吃中飯他就吃一半，頭就低下去，送到醫院就走了，一頓飯還沒有吃完。我們得到這個消息，也很突然的，非常突然的。我知道他有痛風的這種症狀，可能那個是心肌梗塞才會



那麼快，心肌梗塞一下來就走了，一下子就走了，真的是一頓飯之間。所以一頓飯之間，我們也聽到很多例子，我聽到就好幾個。佛回答這個弟子說，你還不知道人真正的身命。後來第三個弟子說，人命在呼吸間。他說，一口氣呼出去，那一口氣吸不進來，那我們就再見了，身命就結束了。佛就說你真正懂，你真正知道人的身命就是在呼吸間，那麼的脆弱，一口氣不來，身命就結束了。所以今日不保來朝，就是一夜之間，今天晚上可能上床，明天就下不了床了，這個我們也聽到很多，在一夜之間。一頓飯之間走的，沒有吃完飯就走的，我們現實也聽到很多個。呼吸之間，當然這個就更多了。實際上，身命的結束就是在呼吸間，你看人快要死的時候，最後一口氣呼呼呼，吸不進來，停止了，宣告死亡了。真的是在呼吸間，那才是真正人的身命。

所以李炳南老居士講，在我們中國的常禮，《禮記》裡面講，「七十不留宿」。人生七十古來稀，我也接近古稀之年了，很快我就古稀了。七十歲的老人，你不留他在他家裡過夜，這個不失禮。七十不留宿，住一宿，你不留他可以的，不失禮。為什麼？如果你留一個，人生七十古來稀，七十歲的老人，可能朝不保夕，你留他在他家住一個晚上，他如果剛好那天晚上在他家往生了，你對他們家人怎麼交代？有些明理的家人還好，如果不明理的家人他會怪你，都是去你家住才會死；如果不去你家住，你不要留他住一個晚上就不會死了。現在不明理的家屬很多，你怎麼去解釋也解釋不了。所以七十不留宿，不留他住一個晚上，這可以的。當然這個不包括自己的親屬、家人，你的家屬，你爸爸來了，你的妻子不留宿，不是這樣。這是外面一般的朋友，而且不是很深交的那個朋友，你留他住一個晚上，你就要看看他的健康狀況。

「八十不留餐」，八十歲不留他吃飯，不失禮。已經八十歲了

，你不請他吃飯也不失禮，為什麼？萬一吃了一半他往生了，他家人又會怪你，就是因為你請他吃飯他才會死，如果你不請他吃飯他就不會死。這個你想一想會不會？會！我剛才講那個陳會長，還好不是人家請他吃飯，是他自己去吃的。如果另外一個同修請他吃飯，那你說他家人縱然不會說怎麼怪，他總覺得不去給他請就好了。對不對？心裡總是個疙瘩。所以八十不留餐。

「九十不留坐」，九十歲，你不要說坐一下，可能他一坐下來就再見了，就是你請他坐下來；你沒有請他坐，他都不會死。這個大家好好記住，李老師給我們講的，《常禮舉要》大家要留意一下。這是講到這一句我就想到這一段，也是扯得上關係。

所以今日不保來朝，人命無常，『人何其脆』，人的身命是多麼的脆弱，是何等的脆弱，我們這個身命是很脆弱的。《八大人覺經》佛給我們講，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，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，心是惡源，形為罪藪，如是觀察，漸離生死」。這講我們整個世間都是無常，不但我們人身脆弱，連我們住的、踏的這個土地都是脆弱的。不要以為我們人很脆弱，但是地是很堅固的，佛跟我們講，很脆弱的，國土危脆，有地震、有火山爆發、有海嘯，滄海桑田、桑田滄海變來變去的，是脆弱的，無常，要看清楚。

發明【閻王一呼即去。人何其懦。】

閻羅王一招呼，我們就走了，懦弱。平常不是作威作福嗎？閻王要人三更死，不敢留人到五更，人就是這樣。

發明【《阿毗曇論》云。人字有八義。】

『《阿毗曇論》』，我們要知道《阿毗曇論》裡面講，人這個字有八個意思。我剛才要找《大藏經》，時間來不及，再找時間，或者大家可以去查《大藏經》，這有八個意思。在《大藏經》你去

找論部，因為《大藏經》有經、律、論三藏，那屬於論藏。現在乾隆《大藏經》我們這次印，我們是有編目錄，會比較好查。它原來也有目錄，但是可能不好查，現在的頁碼又不一樣，它原來是古時候印的那個目錄。可以去查這個八義，在網路上查也可以，但是書還是翻一翻，也是不能只擺在那裡好看。我也是很懶惰的，沒有上課我也不會去翻的，為了要跟大家講課逼得我要去看。

發明【《樓炭正法經》云。】

這個是經部，這個經應該屬於大乘部，因為在《龍藏》它有分阿含部、大乘部，還有註解的部分，經部。在『《樓炭正法經》』：

發明【閻浮提人。種類差別。合有六千四百種。】

那就更多了。這個請大家看《樓炭正法經》，《樓炭正法經》講人的種類差別有六千四百種。我們現在看到地球才幾種？你去網路查有幾種，大家可以查一下。所以不讀佛經，我們眼界很小很小的，真的不知天高地厚，很小很小，還以為自己看到的就是這樣的，其實我們不知道的太多了。這個六千四百種，查資料，大家去看一下，大概一個概念就好，不然我現在給你列出這個六千四百種，大概我們兩節課也講不完。下一次我到UQ去，跟他們再交流交流。那天他跟我們講，他們人文學院有一個人類學。我就給他講，你人類學，人有幾種？我把《樓炭正法經》六千四百種，這是人類學，讓他開開眼界。

這一段，周安士居士引用文昌帝君講的，人，給我們解釋人這個字，我們看到這一段就覺得我們真的不認識人。我們看到這一段，你看給我們分析得這麼詳細，這個人字有沒有解說完？下面還很多，我看了，還那麼多。看了，有些沒有詳細講一講、念一念，都很長的。我們不學不行，人不學不知道，所以我們還是要學。現在

周安士給我們解釋這個人，就是我們學習認識什麼叫做人，這個學完之後，我們大概認識什麼叫人了。不然我們人，大家都知道，真正認識的沒幾個，不學習經典你怎麼會認識人？人的本質、人的情況，其實這一段一段，我們翻成很白話的、翻成外文，跟外國人溝通都可以講得通的。但是你如果這樣念一念，他抓不到裡面它真正的含義；你要一句一句，像我這樣講的，這一句講了很多白話，讓他在白話當中體會到這一句的意思，這樣他知道是什麼意思。這個如果透過翻譯能夠傳到外國，在聯合國現在是六種文字，我想會度很多外國人來學佛，讓他們知道佛法無邊，不是蓋的，不是吹的，讓他見識，他讀了佛經才知道現代科學的渺小。我們學佛學得眼界愈寬，我們心胸愈寬廣，擴大到無量無邊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，得大自在、大解脫。

好，這節課時間到了，我們先上到這裡。下面「人說」，我們下一節課再繼續來學習。好，我們現在休息一下。阿彌陀佛！